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我国内地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迁（2002~2019）：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

作者：辛素飞；梁鑫；盛靓；赵智睿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讨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

意见 1：社会指标选取依据不明，应该加以说明。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已对社会指标的选取做了重新的逻辑梳理，重点以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基础，结合参考其他群体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自下而上地总结梳理了社会指标的选取依据。因修改变动篇幅较大，故不在此粘贴修改部分，具体修改内容参见正文“1.2 影响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的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 2：使用非简单回归分析时应指出所用的具体的回归方法，如逐步回归分析。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研究结果部分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修改，本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量化年代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故在 3.1 部分删除了原来的相关分析结果，换成了简单回归分析的结果。另外，在原有版本上关于非简单回归分析方法的表述不是很清晰，横断历史的元分析中的样本量不是控制变量，而是作为权重，样本量越小，权重越大。这种回归方法的全名是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因此在修改稿中的 3.1 部分的第二段对样本量加权的方法表述为“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在第三段中加权样本量的同时控制多个额外变量的回归方法表述为“逐步回归分析”。同时，将结果部分中涉及到“控制样本量”的表述统一修改为“加权样本量”。具体修改详见正文 3.1、3.3、3.4 和 3.5 部分中的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 3：控制样本量进行逐步回归时，应该详细描述回归的设置，如所纳入变量需要明确叙述，以避免误解，不能一笔带过。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诚如专家所言，此处确实比较笼统。以往横断历史研究（黄四林等，2015；辛自强，张梅，2009）在控制额外变量时都是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具体回归模型的设置是，将考察的心理指标均值作为因变量，自变量的设置先将除年代外的主要额外变量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自变量中（作为模型 1），再将年代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二层自变量中（作为模型 2），主要最终看模型 2 中，在纳入额外变量后，年代这一核心自变量对心理指标的预测作用是否依然显著。因此我们在 3.1 部分的第三段进行了详细描述，同时考虑到期刊类型、地区、学段都不是连续变量，故在分析中我们先将期刊类型编码为 2 个哑变量、地区编码为 4 个哑变量、学段编码为 2 个哑变量（以往的研究往往是将其原有的编码看作是连续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再进行分析，因此现在的结果跟上一稿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一定细微变化，

但不影响结果的表述。此外，对表 3 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为便于专家查阅，特粘贴修改部分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 3.1 部分第三段的蓝色标记处)：

为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以教师主观幸福感均值为因变量，将期刊类型、被试所在地区和学段 3 个因素重新编码为哑变量，连同数据收集年代和男性比例 2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先将被试来源地、期刊类型、男性比例和学段作为自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一层中，然后再将数据收集年代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的第二层中）。结果如表 3 所示，在加权样本量的同时，纳入被试来源地、期刊类型、男性比例和学段 4 个自变量后，年代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依然显著 ($\beta = -0.34, p < 0.05; F(10, 32) = 2.99, p < 0.01$)，年代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 12% 的变异，这说明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与年代之间的关系不受期刊类型、地区、性别比例与学段等因素的明显影响。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审稿专家进一步批评指正。

意见 4：回归分析应该增加回归模型的检验，报告模型解释的变异量。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按照专家的建议，在修改稿中，除了呈现原有的回归系数检验的结果，还在每一处增加了相应的回归模型检验的结果（包括 F 、 df 和 p ），并且报告了年代解释的变异量 (R^2)。具体修改详见正文 3.1（第二、三段）、3.3（表 5 补充了年代解释变异量）、3.4 和 3.5 中的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 5：交叉滞后分析应该说明选择“三年前”、“三年后”的依据，池丽萍，辛自强（2008）建议的是 5 年（该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横断历史研究除了可以描述心理指标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外，还能通过心理指标与社会指标的关系来解释社会变迁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即选择与某一群体的心理指标关系密切的社会指标（如离婚率等）与心理指标的均值进行直接相关或滞后相关分析。例如，如果当年或五年前的社会指标与心理指标的相关显著，那么可以说明社会变迁对心理变迁具有一定的“影响”（辛自强，张梅，2009；Twenge, 2000）。这里的滞后时间设置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有些研究采用的是 5 年或 10 年的滞后，主要是基于时间滞后跨度大一点更能体现出变迁的影响，但实际上可能在中国宏观变迁不需要延迟这么久才会起作用，而且，许多社会指标滞后时间长的话可能存在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为了更细致地刻画社会变迁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补充了 5 年前的结果，同时保留了原来的 1 和 3 年前的结果（此时间点的设置在“Xin, Z. Q., & Xin, S. F. (2017). Marketization process predicts trust decline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62, 120–129.”一文中使用过），即我们用当年、一年前、三年前和五年前的社会指标去预测教师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这样可能会体现社会变迁影响的一种“连续性”。另外，本文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量化社会变迁对教师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不是教师主观幸福感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故在本文中并没有涉及几年后的社会指标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修改详见正文结果的 3.3 和讨论的 4.1（第二段和第四段）的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 6：对中小学与高校教师两个群体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是否合适？ t 检验的计算方法和元分析的计算方法在标准误上有很大差异。

见 Borenstein, M., Hedges, L. V., Higgins, J. P. T., & Rothstein, H. R. (2013). *Meta 分析导论* (李国春, 吴勉华, 余小金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独立样本 t 检验是基于个体的, 而本文是基于研究的, 因此在对两个群体在幸福感得分进行差异检验时用 t 检验有些不妥。经仔细查阅审稿专家提供的参考资料和咨询有关传统元分析专家后, 此处应该采用传统元分析中的亚组分析方法, 故在修改中的 3.5 部分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具体如下:

此外, 由于中小学与高校教师的样本不对等, 本研究无法采取上述思路对两个群体在主观幸福感得分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为此, 我们采用 CMA 2.0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2.0) 软件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发现, 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显著高于中小学教师 (Q 值(组间) = 8.54, $p < 0.01$)。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 恳请审稿专家进一步批评指正。

意见 7: 未报告数据处理所使用的软件。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本研究的主体部分是采用 SPSS 软件进行处理的, 而在“3.5 不同学段教师主观幸福感随年代的变化及差异”部分中, 我们采用了 CMA 2.0 软件对中小学和高校教师在幸福感得分上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因此, 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数据处理所使用的软件进行了补充。

为便于专家查阅, 特粘贴修改部分如下(正文中的修改见 2.3 和 3.5 两部分的蓝色标记处):

第一处, “2.3 文献编码及数据处理”部分:

基于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经验(辛自强, 张梅, 2009; Twenge, 2000), 本研究采 SPSS 22.0 软件进行文献编码、数据录入和分析工作。

第二处, “3.5 不同学段教师主观幸福感随年代的变化及差异”部分:

为此, 我们采用 CMA 2.0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Version 2.0) 软件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发现, 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显著高于中小学教师 (Q 值(组间) = 8.54, $p < 0.01$)。

.....

审稿人 2 意见:

这篇 meta 做的非常好。我只有一些小建议。

意见 1: 建议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和对比现有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章节, 说明为什么选用 GWB, 例如使用最多? 测量属性最好?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修改稿中已对现有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对比, 并在此基础上对选用 GWB 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因该量表的选取决定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即文献选取, 所以我们将这一章节安排在方法部分。具体修改部分请参见正文“2.1 研究工具”蓝色标记部分, 补充内容涉及到的相关参考文献也一并加在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中。

意见 2: 如果排除港澳台的研究, 建议把题目改成: 我国内地……。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已经将中文题目更改为“我国内地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迁”。

(2002-2019): 横断历史研究的视角”，同时也将英文题目相应修改为“Changes of Teach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ainland China (2002-2019):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具体详见修改稿的中英文题目部分。

意见 3: 是否考虑到未发表的文献？例如硕博学位论文，会议等。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最初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除了纳入了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外，还纳入了符合检索标准的硕博学位论文及论文集，在表 2 中我们对文献的类型也分别进行了编码和统计，共有 17 篇学位论文，并且也将文献类型作为一个额外变量进行了控制。

意见 4: 文献的 coding 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个纠错的过程，比如几个助理一起 coding 同一篇文章，如何分歧需要讨论，最后再计算一个 coding 一致性信度。

回应: 感谢专家的提醒和建议。在整个文献编码过程中我们是由 2 名编码者各自根据事先确定的编码标准进行单独编码，其编码一致性为 96%，对有争议的文献需要一起查阅原始文献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因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对“2.3 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增加了编码纠错和一致性的内容“文献编码过程由 2 名编码者各自根据事先确定的编码标准进行单独编码（Kappa 值为 0.96），并进行交叉检验，对有争议的文献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确保了本研究编码准确。具体文献信息和编码情况见表 2。”，以及将原来的编码表用现在的“表 2 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本信息和变量编码赋值表”来替换，详见正文 2.3 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 5: 是否有数据缺失的情况；例如有些研究没有提供明确的性别比例，以及如何处理相关数据的。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在本文中确实存在性别比例缺失的情况，我们曾尝试与相关作者联系索要性别数据信息，收到一部分回复但是还有一些确实无法提供相关信息。经统计，在符合要求的 51 篇（52 组数据）文献中，只有 8 篇（9 组）缺失性别比例的数据，缺失比例较低，在本研究中性别比例是作为其中一个额外变量进行控制，并不是研究的核心，作为人口学统计变量进行替换填补也不是很合适，而且在以往的横断历史研究（如，辛自强，张梅，2009）中都是按照缺失值来处理的。综合考虑，在本研究中也是将这 9 组当缺失值来处理。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该论文研究揭示了教师幸福感下降这个重要的现象，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可用于未来研究的理论模型，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建议对后面几个小问题修改后发表。

意见 1: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重任，其主观幸福感不仅会影响

自身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发展（郑红渠等, 2011）”，中引文是第一次出现，应该把所有作者都列上，因为只有 3 个作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稿中已经将三个作者全部列出，并且将全文中类似的问题都进行了相应修改，详见正文红色标记部分。

意见 2：effect size 指标用的是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还是别的换算后的指标？在研究方法部分应该明确陈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结果部分关于效应值的表达和计算说明可能不明确，并且不同效应量指标的功能也不一样，为了更好地跟研究结果契合，我们根据以往横断历史研究（辛自强, 张梅, 2009; 辛自强, 张梅, 何琳, 2012; Twenge, 2000）的做法在结果部分做了相应调整。首先，关于 3.2 部分的 d 值是值教师主观幸福感均值的变化量，具体计算过程和公式在文中调整了表述。同时，相应的 3.4 和 3.5 部分出现的 d 值跟 3.2 部分是一样的，分别代表不同性别和学段教师主观幸福感均值的变化量。此外，3.4 部分的 \bar{d} 是代表不同性别教师主观幸福感均值差异的衡量指标，在正文也做了详细说明。最后，3.5 部分采用 CMA 进行了一个亚组分析，在这个亚组分析中我们录入 CMA 数据库的效应值是不同学段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均值（因为不涉及相关系数这样的效应值指标），我们在亚组分析结果处也增加了表述说明。具体修改内容详见 3.2、3.4 和 3.5 部分的红色标记部分。

意见 3：本研究讨论中应该指出，未来研究开展教师幸福感的追踪调查，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其变化轨迹和趋势。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将讨论的“4.5 本研究的局限”修改为“4.5 本研究的局限及未来展望”，并在这里增加了一点说明“其三，本研究探讨了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随时代的变迁趋势，并在社会宏观水平上（远端环境）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并没有对具体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因此，未来可开展对教师主观幸福感的追踪调查研究，从而更准确的揭示其变化轨迹和趋势，同时，根据本研究提出的针对群体社会心理的三维理论框架，结合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及近端环境因素（学校及家庭等），对远端环境因素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探究，更有效地助力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轮

编委意见：

修改满意，建议发表。

回应：感谢您对于本文修改的肯定。

主编终审：

意见 1：该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8 年间我国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在逐年下降，且预测这个下降的三个因素是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这个结论证据不足。首先，如果是社会

经济条件，还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这 18 年间在中国主要的教师群体，而且是同一群体，社会经济条件是降低的，或者是相对降低的；其次，这几个预测因素都不是教师这个群体状态的直接证据，比如，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等，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两个因素都是非常间接的因素，所以很可能中间还有其他潜在影响的因素，需要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前一稿对社会宏观因素与我国教师主观幸福感逐年下降的预测论证逻辑不够紧密和清晰，因此出现结论证据不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认真的修改。补充论证见引言和讨论红色标记部分，我们还增加了一项宏观经济条件相关的社会指标（教育经费），并对此进行了论证和讨论。

预测教师主观幸福感逐年下降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它们是反映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典型的三个方面，也是前人关于群体社会心理变量的年代效应的研究中经常被选取的因素。然后在每个因素下选取各项典型的、能够体现该社会因素变化趋势的社会指标，除此之外，针对特定的群体，我们也会选取与该群体联系紧密的特定社会指标。本研究选取全国性和与群体相关的**宏观层面**的指标，而不是与群体中的个体相关的或**群体层面**的指标，因为宏观层面的社会指标才能体现群体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的状况或变化，而不是只对某个群体或群体中的个体有影响的特定因素。而宏观社会指标对群体微观心理变量的影响是通过中间潜在的近端或个体因素发生作用的，我们在引言和讨论部分加强了论证的紧密性和清晰性，同时也指出，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追踪设计和相关统计方法更精准地探讨中间潜在因素的影响机制。

对于社会经济条件这一宏观因素，相应的支持 18 年间在中国主要的教师群体经济条件降低的最直接证据是教师工资水平，而这个水平是逐年升高的。但是，第一，教师工资水平并不是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宏观指标，而是只与教师群体有关的群体层面的指标；第二，正如文中讨论的 4.1 部分最后一段所论证，“体现社会发展状况的代表性宏观因素（如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及社会威胁）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作用方式并不是某项单一指标的直接影响，而是多项指标的综合影响，并通过该群体近端的环境因素（家庭、工作场所或其他可比群体等）及个体因素（人格特征等）的中介或调节的方式最终发挥作用，如本研究中教师群体的工资收入绝对数值是随年代的变迁而增加的，而最终对该群体如何感知自身经济条件发挥作用的是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如居民消费水平、教育经费等）与教师群体相关的近端环境因素结合后的综合结果（董洁，2016），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社会联结不是直接影响因素，是选取能够影响社会联结的变化的三项社会指标（家庭规模数、离婚率和城镇化水平），通过它们影响教师群体的家庭人际支持、工作对象和工作环境，从而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在社会威胁方面，选取犯罪率这个社会指标，讨论其对中间潜在因素的影响，比如感知到更多的社会威胁，结合教师群体的工作性质、社会对其的工作期待和需求（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变等原因），以及工作对象（问题学生和学困生增多）和工作状态（教师职业倦怠增加）等因素，使社会威胁的增加对教师群体产生安全感的降低，焦虑和消极情绪的增加的心理变化，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具体详见讨论部分的详细论证。

意见 2: 建议不要将“相较于女性教师，男性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但主观幸福感得分无显著性别差异”作为结论，只需要适当讨论。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在一些心理学研究中，性别是一个基本的变量；但本研究关于性别亚群体的纵向变化趋势和横向得分比较都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对于教师幸福感的变迁和社会因素的探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性别差异讨论的必要性相对不大。因此，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将性别亚群体比较相关的研究结果和讨论分析从本文中删除，不影响本文的整体逻辑架构。上述考虑是否恰当，恳请专家进一步批评指正。

意见 3: 建议在“不同亚群体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化及差异部分”加入 18 年纵向年份中样本的亚群体分析，确认纵向分析的样本是具有可比性的。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对于此问题，我们进行如下修改和说明：其一，考虑到样本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对亚群体纵向变化的结果造成影响，我们在研究结果中关于学段亚群体的分析进行了相应补充，在不同学段教师主观幸福感变化趋势分析中，除了加权各自样本量外，同时也把参与分析的文献中能提供的和可利用的亚群体样本信息（包括期刊类型、地区、性别比例等样本信息）作为额外变量进行了控制（详见正文结果 3.4 的红色标记部分），其结果跟未控制前是相一致的，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纵向分析的样本具有可比性。其二，有些样本的相关信息（如平均年龄、学历、教龄等）可能也是潜在的中间因素，但这些信息在参与分析的文献中存在大量缺失数据，无法将其进行控制，但这也正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及目标。另外，一项研究很难把所有可能有影响的变量都进行控制。因此，本研究通过多重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控制额外变量对亚群体纵向分析的结果造成的影响（如 Su & Liu, 2020），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使纵向分析的样本具有可比性的。其三，考虑到中小学和高校教师群体的文献数量的不对等，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文献数量较少，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为此，我们在讨论的 4.2 部分结尾补充了如下内容：“此外，关于学段亚群体（尤其是高校教师）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亚群体结果的准确性，可待将来文献数量充足时再对其进行验证。”

以上考虑是否恰当，恳请专家进一步批评指正。

意见 4: 建议将“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三维理论框架”部分提到讨论的第一个部分，突出最主要的贡献。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完善了三维理论框架，并将其提到了讨论的第一部分。

第四轮

主编终审意见:

我又认真看了作者的回复，后面两个问题可以了，关键还是第一个问题。请查看下面内容。该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8 年间我国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在逐年下降，且预测这个下降的

三个因素是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这个结论证据不足。首先，如果是社会经济条件，还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这 18 年间在中国主要的教师群体，而且是同一群体，社会经济条件是降低的，或者是相对降低的；其次，这几个预测因素都不是教师这个群体状态的直接证据，比如，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等，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两个因素都是非常间接的因素，所以很可能中间还有其他潜在影响的因素，需要讨论。

从作者的结论的基本逻辑和证据，我感觉方法上说得过去，但我担心的问题是，这个主要的结论明显跟大形势不太符合，这一类的研究在方法学上是有局限的，一是样本有限，比如，这个逐年下降的满意度，虽然用的是一个量表，但不是相同的样本，等等。二是，作者解释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因素，这也可能有偏差，为啥钱拿得更多了，社会地位也在提高，得出的结论是满意度下降？其中有可能是其他潜在的因素在起作用，但该研究并没有关注到。

回应：感谢主编将问题进一步解释。对此担忧，我们理解得更清晰了，有如下回复和修改。

第一，虽然该结论跟大形势表面上看不太符合，但这正体现了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探索教师主观幸福感这一心理变量的变化趋势，理解和分析这一变化趋势，从而有方向性地对其进行调控。而社会经济因素的加入更为重要：一方面，这是一个反应社会宏观变迁的基本因素，更重要的是，国家整体 GDP 的提升，经济实力的强大，每年对教师群体的关注和实际投入，无论在工资水平还是教育经费方面都在逐年增长，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可以为保障这些付出和投入能够得到相应水平的回报提供重要思路。这些研究有些关注整体国民层面，有些聚焦特定群体，各有各的研究发现，也各有各的价值。比如，本研究是对于教师群体的关注，根据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的研究结果讨论，针对教师群体“钱拿得更多了，社会地位也在提高”，但是却发现主观幸福感下降了，本研究讨论提出可能是由于以下潜在中间因素在起作用：（1）教师的经济报酬与付出不匹配的失衡心理状态和主观认知，因为跟其他社会地位相当的职业群体比较，其实际报酬还是处于最低。刚刚结束的 2021 年全国两会中多位代表委员也提出，要“拿出‘真金白银’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水平，落实‘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2）收入可换取的实际收益较低，或者说相对的消费支出水平是更高的，因为居民消费水平、房价和赡养老人的成本升高更快。关于这一点，多项实证调查研究都有所发现，比如，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逐年提升，但其财务幸福感维度得分反倒不乐观（姚茹，2019）。总的来说，经济状况这类社会宏观因素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而当这类因素对群体或个体产生作用时，也更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因素。正是由于这种“综合性”和“主观性”，才可以根据以上所讨论的潜在中间因素的作用，在提升教师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实践上，更有针对性和方向性地进行调整。比如，一方面给予教师群体除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之外的补偿和鼓励，多提倡给予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优惠待遇（现在很多商家或者经济平台提供了专门的教师优惠等）；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且日后要着重培养教师群体感知幸福的能力，将“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从当成名词来研究，逐步发展到对其动词的研究，即“感知幸福的能力”。而对于中间潜在作用机制的讨论，可以帮助此类培养在方向和内容上的精准确立，保证教师主观幸福感提升的有效性，如拓宽主观幸福感的哲学内涵，引导教师群体对幸福感在心理方面的潜能发挥和自我实现部分的体验和认知（Ryff & Keyes, 1995），在提升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报酬与付

出失衡的心理状态。综上，正是因为研究领域中可能有不符合我们初步意愿的、与其他研究结果不尽相同的多样化的声音的发出，科学才具备“积极活动着的灵魂”这一价值和魅力（Weber, 1894），才能真正意义上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因此，按照主编的建议，我们在文中更明确清晰地对这些中间潜在因素进行了讨论和整理，详见讨论 4.1 部分第五段的蓝字部分。

第二，关于这类研究方法学上的局限性问题：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量化某一个群体的某个心理变量的纵向变化趋势，而对于群体的考量不能仅局限于同一个样本，只有通过采用同一量表测查某一群体下的不同样本的心理变量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诠释这一群体的总体变化状况。而且，传统的元分析方法也都是对不同样本进行的汇总整合分析。当然，如主编所言，如果能对相同样本进行分析，其结果会更严谨，但这需要进行大跨度长时间的纵向追踪，难度较大，我们在局限部分也提出了这一点，即后续应进行追踪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

审稿人 3 意见：

作为一名教师，我倒是认可这个研究的结果，符合直观体验，也需要为教师幸福感的下降呼吁。该研究整体较为规范，结果可靠，有价值。那就修改后发表吧。但是对讨论部分有如下关注。

意见 1：生态系统理论和本研究结果如何对应，你的哪些解释变量属于近端环境，哪些属于远端的，或者对应四个系统中的哪一个，我感觉目前说得有些牵强，也不够清楚；而且图 2 的模型与本研究结果的直接对应关系不强，似乎不必要。总体而言，似乎不必对结果过度解释或推论。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生态系统理论与本研究结果并没有直接对应，只是因为生态系统理论是针对个体的心理发展提出的包含时间维度及多层系统的理论，而本文结合研究结果，即群体心理变量(教师主观幸福感)加入时间维度的变化趋势及宏观系统中的相关影响因素(社会经济、社会联结和社会威胁)，提出了针对群体心理变量的包含时间及多层系统的三维理论模型。在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中，社会宏观因素属于远端环境因素，这些远端因素是体现社会环境变化的一般典型因素，比如社会经济、社会联结及社会安全等，潜在的中间因素属于近端环境因素，比如群体日常紧密接触的环境，对于教师群体来说，学校和家庭中的所有元素都属于近端环境因素，包括学生群体。这也在每一项社会因素的讨论中有具体体现。另外，专家所提到图 2 模型与本研究结果的直接对应性不明显这一点，我们在讨论的开始部分，更加明确清晰地说明了这一联系，详见讨论第一段的蓝色标记部分：“但与前人横断面研究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本研究加入了时间这一维度，考查了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在纵向上拉伸了以往对于这一变量的实证调查及理论探讨。其次，以往研究的研究对象均为教师个体，除非样本量很大或者包含范围很广，否则得出教师“群体”的相关结论终究是有些牵强的；而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以每一项前人研究为研究对象，18 年间的来自全国各地的 51 项研究可以使本研究结果更好地体现教师这个“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

在横向上拓宽了对群体心理变量的理解广度。因此，在讨论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各类因素时，不应忽略群体这一抽象概念，即影响不仅作用于教师群体中的个体，还作用于教师群体本身，即教师群体的特征、属性及价值等。”

意见 2: 讨论中应该将教师的结果与其他类似群体做个比较，更关键的是，这些社会因素的解释是对教师群体特异的吗，还是所有群体都这么变化，并且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这个问题很重要，至少要讨论清楚。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注意到了缺乏教师的结果与其他类似群体对比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加入了对此一对比的思考，教师群体特异性的体现不在社会因素上，因为横断历史的元分析这一方法是探索相同的社会变迁环境下，不同的群体的不同社会心理变量的变化状况，群体的特异性是体现在社会宏观因素中的具体指标以及潜在的中间影响因素上，即近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我们在讨论中，加入了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详见讨论 4.1 部分的最后一段的蓝色标记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相同的社会环境变化对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体现社会变迁宏观状况的典型的几项因素包括社会经济、社会联结以及社会安全等，它们可能对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结合本研究结果，对于潜在中间因素（相关近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的讨论体现了教师群体的特异性，比如本研究中教师群体的家庭支持的有效性和工作对象（儿童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潜在中间因素，可能会调节社会整体的高离婚率和高城镇化水平对教师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因此，通过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聚焦与特定群体心理变量相关的社会宏观指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对特定群体更有针对性地探讨潜在中间因素，从而为调整特定群体的特定心理变量水平提供更精准的思路。”

第五轮

主编终审:

意见: 同意发表。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